

99户人家

村子在黄山轩辕峰脚下。

带领我们上山的村长说，这村子只能有99户人家，如果多出一户，就会有一户人家要灭掉，不明原因地，全家老小一个接一个死去。

“多出的那户为什么不迁到别处去？”有人问。“谁也不觉得自己家是多出的一户，谁愿意搬呢？世代代生活在这里，那些房屋田地、家禽家畜，谁家也舍不下啊。”

想想也是，人毕竟不同于鸟，打开翅膀就能走。即使是鸟，迁徙之路也是充满艰辛的，死于途中的候鸟太多了。再说了，村里别人家都不搬，为什么偏要自己家搬呢？

人总是有种侥幸心理，即使活在死亡的恐惧中，也觉得祸事只会落在旁人身上。

“为什么只能有99户人家，多出一户为什么就不行？”又有人问村长。

“也没人知道原因，反正是到了一百户就得少一户……嗯，可能就像你们城里的电梯吧，只能装10个人，就不能装11个，得退出来一个人，电梯才能动得了。”

“村子现在还在吗？有多少户人家？”

“早荒掉了，田荒了，地也荒了，就只剩下一些破房子和屋地基在那里。”村长顿了一下又说，“也不止这个村，很多村都没什么人了，手里一有点钱就去城里买房子，搬走了，现在村里种地的就只是一些老人，年轻人到过年时才回来，过完年又走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只要山还在，不会总是荒芜下去的，总有一天，城里住不下也养不了那么多人的时候，人们就会回到村里来。”

说到底，城市也是一个大村子啊，一个只能住那么多户人家的村子。

黄帝坑

黄帝坑是村名，村长家住在这村里。起初我听成了黄泥坑。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，叫黄泥坑是适宜的，就像乡下孩子，取个老实巴交的名字，与出身相符，才是好的，孩子也压得住。

但它偏不是黄泥坑，而是黄帝坑。在乡间，村庄名字都有来历。以姓氏给村庄命名的，通常与最早落户的人家有关。也有以河流，或以物产给村庄命名的，比如香溪、桃河、蜜坑、荷花坑……也有来源于古老传说的。

村长说，这黄帝坑的村名，就跟最早的部落首领——轩辕黄帝的传说有关。轩辕黄帝有炼丹制药的癖好，好结交法师道士，一心想炼出能登入仙界的丹药。法师说炼这丹药，得把丹炉建在绝无人迹、与天庭相接的山上，采那里的仙气、仙草、仙木、仙水，在丹炉里熬制九九八十一天，方能炼成。

黄帝派人访遍全国，最后选中黟山，也就是后来的黄山，带了法师道士俩人，住在峰顶山洞，修建丹炉，专心炼起仙丹来。从春到夏，三人轮流看守丹炉，在仙丹炼到第八十天——眼看还有一天就要炼成时，轩辕黄帝突然警觉起来，担心法师和道士起坏心，趁他不注意，把炼成的仙丹吃了。

黄帝抢先一步，抓起仙丹，吞了下去。吞了仙丹的轩辕黄帝双腋生风，腾空而起，仙鹤般直上云端。可还没等他在云端坐稳，忽然一沉，跌落下来。虽只差一



天，仙丹还是没炼到火候，没能把黄帝变成神仙。

黄帝落下时，硬生生把地面砸了个坑，后来人就把这里叫黄帝坑了。那座炼丹的山峰，也因此叫做轩辕峰。

白鳗

轩辕峰下有座碧山，山里有白鳗。

白鳗是山中和尚买来的。和尚某天在街上化缘，听到有人喊他法号，循声来到卖河鲜的人身边，见一条白鳗把头高高抬起，嘴张着，黑眼珠子盯着和尚，仿佛在说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

和尚将白鳗买下，带回碧山放生了。那条白鳗后来就生活在这山里，有了许多后代。每天早晚，寺庙钟声响起，白鳗和它的孩子们从河底洞穴钻出，头高昂，望着寺庙方向，直到钟声隐去。

碧山的山民们知道白鳗的来历，从不捕捉。进山朝拜的人更不伤害它们。白鳗就是这山里的神物。白鳗也不怕人，听钟声时，人们走到它身边，白鳗仍是不动，头昂着，入定一般。

那个带白鳗进山的和尚活了一百多岁。又过了近百年，发生了很多乱糟糟的事，总是在打仗，打来打去，还进来了太平军，抢东西、烧房子、杀人。

没有人，这寺庙慢慢颓塌了。不过碧山里面还是住着几户人家，有时想起白鳗，就去敲几下残钟，看看它们还在不在。那些白鳗听到钟声，仍会从角落游出，浮在水面。

又过了一些年头，世界似乎平静了点，进山的人变得多起来。各种各样的人进到山里，砍树、挖树桩，把河里好看的石头掏出来，搬走了。

有两人得知山里有白鳗，听到钟声就会钻出，起了歹意，想用这方法诱白鳗出洞，捕捉，卖个好价钱。起初他俩有些害怕，不敢下手，据说这白鳗有灵性，是山里神物，捉了会遭报应。可贪欲这个东西很顽固，就像野草，长进心里后，很快

蔓延成片，牢牢抓住你的心。有天傍晚，他们先灌下一壶酒，一个提钟，一个拿网兜和木桶，进了山。

后来怎样呢？村长讲到这里，一行人中最小的孩子问道。

后来么，这两人再也没有走出山，连同他们带的东西，全都不见了。村长接着说：村里老辈人说，其实早先也有人起过歹意，想抓白鳗，结果也是这样，进了山就不见人。

孩子说道。那现在这山里还有白鳗么？

有是有，但很难看到了，就算敲钟，白鳗也不出来了，不过隔个一年两年，总还有人看见白鳗，在下暴雨的前两天，有时看见白鳗的头，有时看见白鳗的尾。

下暴雨时，山里河水会变得特别浑浊，有腥气。老辈人说，这是鳗神在提醒山下村里人，要发洪水了，不能再进山了。

携带河流的石头

在一户人家院内见到一方巨石，村长说是从轩辕峰下的河里捡到的。

这样大石头，用一个捡字，似不合适。但在本地人听来，又是合适的，明白是找到的意思。粗略看去，石头也并没有什么奇特，朝上一面有个凹槽，像洗脸盆——也真可以放一盆水进去，洗洗脸，净净手。

村长引我走到它另一边，说你闭上眼睛，用手摸摸看。闭眼，用手摸，石头质地有些柔软的，仿佛会随着手的力度变化形状。感觉到它的温度，是上了年岁的人掌心的温度，不那么热，也不那么冷。略微的粗粝，毛糙，也是上了年岁的人手掌常有的。但它又很饱满，结实，如同被风吹过的乡间女子的面颊。继续抚摸，一层一层曲线，朝一个方向伸延，有明显的起伏感，还有胶混沌的力量感，似乎手中抚摸的不是石头，而是一条正在推动波澜的河流。开眼看，石头侧面确实有如流动的河水，是天工所造的流水塑像。

村长说这石头原本拦在河的中间，从山上淌下来的水流不停地冲刷它，几十年，上百年，上千年后，石头就变成现在这样，像一方河流的化石。

那条河里的石头大多这样，身上保留着水流的印记，携带着河流的形象。想想，还真是挺有意思的，这里面隐藏一种深意。但这深意又是什么呢？一时说不清。

亭子与李白

出村时，经过一座亭子。之前进村也经过了它，坐了片刻，很有几分古意。

亭子是徽州常见的廊亭，建在桥上。桥是单拱石桥，在徽州也常见。几乎每个村落都有这样的桥。桥上大多有亭，供人躲雨，夏天的时候可在此吹风，纳凉。

在过去，廊亭里还有专门煮茶水的人。煮茶人是义工，不收茶资，路过的人渴了，邀进来喝一碗茶，闲闲聊上几句。

不收茶资，煮茶人靠什么过日子呢？煮茶人通常是村里较穷的人家，家里没劳力，也没多少田地，村里执事便从公费里拨点银两，到年底，用红纸包上，给煮茶人家用。

煮茶人也可算是村子的看守者。进村子是必须要经过廊亭的，来的若是陌生远客，煮茶人就得拐着弯将对方的来路摸清楚，探明来意。

进村的桥和亭子也都是有名字的，名字刻在青石碑上，石碑砌在桥边上。

眼前亭子叫问余亭。当村长说出这

个名字时，我再一次听岔了，听成了问鱼亭。这名字太有意思了，我说，想想看，一个人站在桥上，向水里的鱼儿问询另一个人的消息，或者……

不是那个鱼，是人字头的余。没等我说完，村长打断了我的即兴想象，然后伸手，指着桥边石碑。

村长说这廊亭名字也是有来历的。李白当年上黄山，走的就是这条路，当李白走到岔路口，不知该往哪边去时，正巧一位姓余的村民——也就是廊亭的煮茶人出来了，李白向他问路，之后又被请进亭子喝了两碗茶，聊了半晌再分别。

原来李白是从这里上的黄山啊！年轻姑娘感叹。谁知道呢，也可能是后人编的故事吧，为了借名人的名气。我低声道。

我的话被村长听见，转过头，很认真地说，这不是编的，李白真的来过这里，还留下了一首诗，就是那首写白鹄的诗。

写白鹄的诗？对啊，诗句我记不全了，只记得题目，叫《赠黄山胡公求白鹄》。

年轻姑娘拿出手机，当即搜索这首诗。还真有，并且还有序文。

姑娘把序文读了一遍，又把诗读了一遍。我只听清了最后四句：我愿得此鸟，玩之坐碧山。胡公能辍赠，笼寄野人还。

村庄之骸

如果把村庄看成一只动物，那么人就是它的肌肉，河流就是它的血管，田地是它的内脏，道路、房屋就是它的筋骨骨骼了。

这只动物由幼崽慢慢长大，长出结实的四肢，身体比原来大了几倍、十几倍——终于长成一只庞然大物。

当它还是幼崽的时候，山林里源源不断的物产是足够喂养它的。而当它长成巨兽，有着惊人的食量，山林的供给就变得紧张了。何况还有外来的、更为凶猛动物频繁地掠夺。

山林开始荒芜，一切来不及长大就被它吞入腹中，而这仍然不能满足它的需求。它的胃仿佛有一个饥饿的洞，总是难以填满的洞。

几百年过去了，一千年过去了，它变得衰弱，再也没有年轻时的活力，肌肉萎缩，骨骼老化，内脏也开始衰竭。

贫瘠的山林再也不能供养它，它倒下了。

当它倒下，山林就恢复生机了。树木多了起来，鸟兽昆虫又开始生长繁衍。种子有了发芽的时间，花朵有了开放的时间，蜂蜜有了酿造的时间，果实有了成熟和落地的时间。

它也像一枚落地的果子——像一切失去生命的生物那样，腐烂，庞大的躯体被大地吸收，慢慢消失。

消失到后来，也会有一些东西留下来，比如骨骼。它留下的骨骼就是村庄那由石板垒起的道路、桥梁、井台、房基。此外还有石质的器物——石磨、石碓、石鼓。

石头是村庄最为坚硬的部分。村庄消失后，记取村庄过往，证明它存在过的，就是这些石头了。

当我们这一行由村长领着，走在青石板古道，看着两边长满青苔、灌木的石头屋基，听他讲述这里曾有过的村庄生活时，也像在听自然类节目中，一只巨型动物的成长，在丛林中生存以及消亡的故事。